

馆藏精品

# 永乐大典

主编 郑福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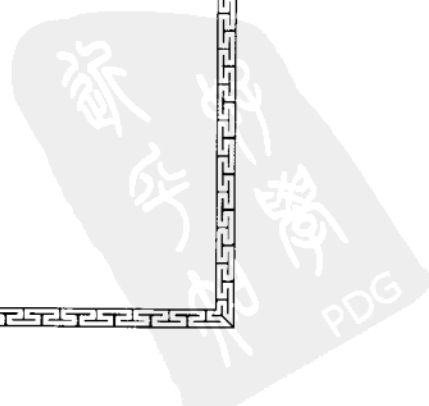
远方出版社

# 永乐大典

主编 郑福田

第一卷

远方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乐大典/郑福田主编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5. 11

ISBN 7 - 80723 - 108 - 4

I. 永… II. 郑… III. 百科全书 - 中国 - 明代 - 缩写本  
IV. Z2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8929 号

## 永乐大典

---

主 编: 郑福田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490 千字

印 张: 275
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2000 套

标准书号: ISBN 7 - 80723 - 108 - 4/K · 1

---

定 价: 960. 00 元 (全 48 册)



目 录

目 录

永  
乐  
大  
典

- 永乐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 一东 ..... (1)  
〔原藏海盐张氏〕
- 永乐大典卷之四百八十六 一东 ..... (18)  
〔原藏海盐张氏〕
- 永乐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九 一东 ..... (34)  
〔原藏北京图书馆〕
- 永乐大典卷之四百九十 一东 ..... (44)  
〔原藏北京图书馆〕
- 永乐大典卷之五百三十八 一东 ..... (74)  
〔原藏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〕
- 永乐大典卷之五百三十九 一东 ..... (101)  
〔原藏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〕
- 永乐大典卷之五百四十 一东 ..... (114)  
〔原藏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〕

# 永乐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 一东

原藏海盐张氏

忠 忠传一

忠 经

【马融忠经】《序》曰：《忠经》者，盖出於《孝经》也。仲尼说《孝经》而敦事君之义，则知孝者俟忠而成。是所以答君亲之恩，明臣子之行，忠不可废于国，孝不可弛于家。孝既有经，忠则犹阙，故述仲尼之意，撰《忠经》焉。今皇上含庖轩之道，茂勋华之德，弼贤俾能，无远不奉。忠之与孝，天下攸同。臣融岩野之臣，性则愚朴，沐浴德泽，其可默乎？作为此经，庶少裨补，诚则辞理薄陋，不足以称。为忠之所存，存于劝善；劝善之大，何以加于忠孝者哉？夫定卑高以章目，引诗书以明义，皆师于古，曷敢徒然？其或异同，从忠孝之宜也。或对之以象其意，或迁之以就其类，或损之以简其文，或益之以备其事。以忠应孝，亦分为十有八章。所以弘其至公，勉其诚信，本为政之大体，陈君事之要道，始于立德，终于成功，此《忠经》之义也。谨序。

永  
乐  
大  
典

《天地神明章第一》：昔在至理，上下一德，以徵天休，忠之道也。忠之为道，乃合于天。至理之时，君臣同德，则休气应也。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人之所履，莫大乎忠。覆载之间，人伦之要，履之则吉，遭之则凶，无有大于忠者。忠者，中也。至公无私，不正其心，而私于事，则与忠反也。天无私四时行，地无私万物生，人无私大亨真。四时广运，天不私德；万物亨生，地不私力；人能至公，不私诸己。何往不可也？忠也者，一其心之谓矣。一则为忠，二则为僻。为国之本，何莫由忠？未有舍忠而成于务。忠能固君臣、安社稷、感天地、动神明，而况于人乎？君臣固，其义深也；社稷安，其祚长也，天地感，其诚达也；神明动，其应彰也。忠之为用，其效如此，言人之易从也。夫忠，兴于身、著于家、成于国，其行一焉。身及国家，虽有殊名，其为忠也，则无异行。是故一于其身，忠之始也，一于其家，忠之中也；一于其国，忠之终也；道行自渐，忠之大焉。身一，则百禄至，立身履一，富贵之本。家一，则六亲和；御家不二，自然笃睦。国一，则万人理。天下合心，无不从化。书云：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精一守中，忠之义也。

《圣君章第二》：惟君以圣德监于万邦。圣君在上，垂监于下；万邦在下，观行于上。自下至上，各有尊也。故王者，上事于天，下事于地，中事于宗庙，以临于人。王者至重，犹有所尊，况其下乎！则人化之，天下尽忠以奉上也。上行下化，理之自然，文王敬逊，虞芮逊畔，是也。是以兢兢戒慎，日增其明。日增一日，德益明矣。禄贤官能，式敷大化，惠泽长久，黎民咸怀。非怀不可以居禄，非化不可以怀人，任贤陈化，君之要也。故得皇猷丕丕，行于四方，扬于后代，以保社稷，以光

祖考，君圣臣贤，化行名播，以光祖考，以严配社稷于无疆者也。盖圣君之忠也。忠之为道，无所不通也。诗云：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。君以明德事天，天以多福与人君也。

《冢臣章第三》：为臣事君，忠之本也，本立而后化成。虽有周孔之才，必以忠为本也。冢臣于君，可谓一体，下行而上信，故能成其忠。股肱动于下，元首随于上，以其义同，其心不异。夫忠者，岂惟奉君忘身，徇国忘家，正色直辞，临难死节已矣。此皆忠之常道，固所常行，未尽冢宰之事。在乎沉谋潜运，匡国安人，至忠无迹，诚在深潜。任贤以为理，端委而自化，官各得人，何事之有？尊其君，有天地之大，日月之明，阴阳之和；四时之信，盖之如天，容之如地，昭之如日月，调之如阴阳，不言而信如四时，若是，君体用尽矣。圣德洋溢，颂声作焉。乐生于中，和之于外，《书》云：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。君明则臣良，臣良则事康。

《百工章第四》：有国之建，百工惟才，守位谨常，非忠之道。此乃守常之臣也。故君子之事上也，人则献其谋，公家之利，知无不言。出则行其政；既在其位，职思其忧。居则思其道。益国之道。动则有仪，百事之仪。秉职不回，言事无惮，苟利社稷，则不顾其身。爱己曲从，则为尸素。上下用成，故昭君德，盖百工之忠也。君任工能，工奉君政，政成于下，德归于上。诗云：靖共尔位，好是正直。恭可以成正，直可以献忠。

《守宰章第五》：在官惟明，莅事惟平，立身惟清。官不明，则事多欺；事不平，则怨难弭；身不清，则何以教民？清则无欲，平则不曲，明能正俗。三者备矣，然后可以理人。独清则谨己而已，不建于事；独明则虽察于务，奸贿难任；独平则徒均于

物，昧浊无堪。夫理人者，必三备而后可也。君子尽其忠能，以行其政令，而不理者，未之闻也。既才且忠，以临其人，政之理也，固其必然。夫人莫不欲安，君子顺而安之；用其情而处之。莫不欲富，君子教而富之。因其利而劝之。笃之以仁义，以固其心；知仁与义，则皆就之。遵之以礼乐，以和其气；君子爱人。小人易使。宣君德以弘大其化；称君德以布德，郭君化以行化。明国法以至于无刑。章条申而不犯，刑虽设而当也。视君之人，如观乎子，寒者衣之，饥者食之。则人爱之，如爱其亲。民怀其恩，有同骨肉。盖守宰之忠也。《诗》云：岂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父母爱子，情莫过焉，官莫谨焉，人谁非子？

《兆人章第六》：天地泰宁，君之德也。天地设位，乘御有君。非君泰宁，人必踟躅。君德昭明，则阴阳风雨以和，人赖之而生也。四气和顺，百谷用成，是以为休徵，故人之生，赖成于君也。是故祇承君之法度，行孝悌于其家，服勤稼穡，以供王赋，此兆人之忠也。顺化供养，勤劳奉国，是则为忠。《书》云：一人元良，万邦以贞。一人以大善抚万国，万国以忠贞戴一人。

《政理章第七》：夫化之以德，理之上也，则人日迁善而不知；德化潜运以心，则不知所由，而民从善也。施之以政，理之中也，则人不得不为善；政施有术，昭见于人，人勉而行，欲罢不可。惩之以刑，理之下也，则人畏而不敢为非也。刑临以威，知惧无犯，既劣于政，弥蒙于德。刑则在省而中，舜流四凶，足清万国。政则在简而能，简则易从，能则人服。德则在博而久。不博，则有不及。不久，则人心复浇。德者，为理之本也。任政非德则薄，任刑非德则残，兼德则厚。加德则宽。故君子务于德、修于政、谨于刑，刑不谨，则知政不修举；



德不务，而人不怀也。固其忠以明其信，行之匪懈，何不理之人乎？忠信在己，恪勤修官，官修政明，而人自理。故无不能理之吏，与不可理之人。《诗》云：敷政优优，百禄是遒。政其人理，禄其宜哉。

《武备章第八》：王者立武以威四方，安万人也。武德在宁静，非形于征伐也。淳德布洽，戎夷禀命，统军之帅，命不可辱，帅不可失。国之寄，非易其人。仁以怀之，抚其疾苦，使之咸怀。义以厉之，示其慷慨，使其激劝。礼以训之，明其节制，使之有序。信以行之，审其远近，使之必行。赏以劝之，悬其爵赏，使之慕功。刑以严之。威其铁钺，使之惧罪。行此六者，谓之有利。六者并用，阙则失之。故晋将用师，子犯曰未知信之类是也。故得师尽其心、竭其力、致其命，士卒从教，故师得利。是以攻之则克，守之则固，武备之道也。武可以备而不用，不可以用而不备也。《诗》云：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。有其武才，堪其杆御。

《观风章第九》：惟臣以天子之命，出于四方以观风，听不可以不聪，视不可以不明。使臣之行，如君耳目。不聪不明，不胜其任。聪则审于事，明则辩于理，不聪则惑其所闻，不明则蔽其所见。理辩则忠，事审则分。理不辩，则其断偏；事不审，则其信惑。君子去其私，正其色，私去则情灭，色正则邪远。不害理以伤物，求罪为公，则成刻浮。不惮势以举任，举必以才，不必以势。惟善是与，惟恶是除，善虽仇必荐，恶虽亲必去。以之而陟则有成，君子效能也。以之而出则无怨。小人伏罪也。夫如是，则天下敬识，万邦以宁。官务修政，人始获安。《诗》云：载驰载驱，周爰谘諏。勤劳不宁，善斯劝矣。

《保孝行章第十》：夫惟孝者，必贵于忠。若思孝而忘忠，犹求福而弃天。忠苟不行，所率犹非道。忠不居心，动皆邪僻。是以忠不及之，而失其守，自贻伊罚，求安可乎？匪惟危身，辱及亲也。既失于忠，又失于孝。故君子行其孝，必先以忠；竭其忠，则福祿至矣。忠则得福祿，则荣亲也。故得尽爱敬之心，以养其亲，施及于人，守忠之道，众善攸归，身安亲乐，得尽其养。此之谓保孝行也。以忠之故，得保于孝。《诗》云：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考叔行孝，施于庄公，君子善之，此之谓也。

《广为国章第十一》：明主之为国也，任于正，去于邪。任正，则君子道长；去邪，则小人道消。邪则不忠，忠则必正。忠则不邪，正则必忠。有正，然后用其能。能而无正，则邪；正而有能，则忠。是故师保道德，股肱贤良，周为保，召为师，元为股，凯为肱。内睦以文，外威以武，教莫若文，威莫若武。被服礼乐，提防正刑。礼乐德之，则不可违躬；正刑理之，要不可破坏。故得大化兴行，蛮夷率服，化行文被，夷服武偃。人臣和悦，邦国平康，礼乐善，而政刑清也。此君能任臣，下忠上信之所致也。臣在忠于君，君在委于臣。《诗》云：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成厦非一木之材，为国资庶臣之力。

《广至理章第十二》：古者圣人以天下之耳目为视听，用天下之视听，则无不见闻也。天下之心为心。顺物之情，不任己欲。端旒而自化，居成而不有，斯可谓致理也已矣。默化元运，其理如此。王者思于至理，其远乎哉！道无远近，弘之则是。无为而天下自清，有事则烦。不疑而天下自信，不疑于物，物亦信焉。不私而天下自公。不私于物，物亦公焉。贱珍则人去贪，贪由有珍，珍去贪息，彻侈则人从俭，俭清于侈，侈除俭生。

用实则人不伪，见实，知伪之恶。崇让则人不争，见逊，知争之失。故得人心和平，天下淳质，化行心易，咸服其淳。乐其生，保其寿，气得天和，咸无夭折。优游圣德，以为自然之至也。圣德无涯，与天地等。《诗》云：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虽迷帝德，不违其则。

《扬圣章第十三》：君德圣明，忠臣以荣；欣已获奉斯君。君德不足，忠臣以辱，耻躬不能为臣。不足则补之，圣明则扬之，古之道也。补衮之阙，扬君之休，古之忠臣，则皆然也。是以虞有德，咎繇歌之；文王之道。周公颂之；宣王中兴，吉甫咏之。君上行仁，履之道也；臣下有赞，咏之义也。故君子臣于盛明之时，必扬之盛德，流满天下，传于后代，忠矣夫！若君有盛德而臣不扬，使久远无闻，则有缺于忠道矣。

《辨忠章第十四》：大哉忠之为用也！用忠以教，大莫加焉。施之于迩，则可以保家邦；以有间二。施之于远，则可以极天地。以无空穷。故明王为国，必先辨忠。为国藉之，忠者臣节，不先辨忠，国将安寄。君子之言，忠而不佞；小人之言，佞而似忠而非。闻之者，鲜不惑矣。忠言逆志，必求诸道；佞言顺志，必求诸非道。夫忠而能仁，则国德彰；为君抚爱。忠而能知，则国政举；忠而能勇，则国难清。为君谋忠，为君果毅。故虽有其能，必由忠而成也。忠而有能，则有功。仁而不忠，则私其恩；仁愈多，而恩愈深。知而不忠，则文其诈；知愈多，而诈愈密。勇而不忠，则易其乱。勇愈多，而易其乱。是虽有其能，以不忠而败也。能而无忠，则为败。此三者，不可不辨也。《书》云：旌别，淑忒，其是谓乎？善恶既别，任使不谬。

《忠谏章第十五》：忠臣之事君也，莫先于谏，纠过正德，惟能谏之。下能言之，上能听之，则王道光矣。上能听，下不能言，则虚其听；下能言，而上不能听，则虚其言；言听俱能，则君臣德合，则其道光明也。谏于未形者上也，先事而止，君违不闻。谏于已彰者次也，出未及施，改之非后。谏于既行者下也。行而能改，虽下犹愈。违而不谏，则非忠臣。从君所昏，是乃罪也。夫谏始于顺辞，中于抗议，终于死节，以成君休，以宁社稷。顺辞不从，犯颜抗议；不从，则继之以死，其务使君改过为美，社稷之安固也。《书》云：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。绳直可以正木，臣忠可以正主也。

《证应章第十六》：惟天监人，善恶必应。为善则吉，为恶则凶。善莫大于作忠，百行之善，无忠皆忘。恶莫大于不忠，大恶之恶，为逆者殃。忠则福祿至焉，不忠则刑罚加焉。忠则言播闻，未有不祿，不忠则不忠彰兆，未有不刑。君子守道，所以长守其休；小人不常，所以自陷其咎。天意本休，君子知而顺之；天意无咎，小人求而取之。休咎之徵也，不亦明哉！天监孔明，勿谓茫昧。《书》云：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祸福无门，惟人自召。

《报国章第十七》：为人臣者官于君，臣之官祿，君宝锡之。先后光庆，皆君之德，光格祖考，庆重子孙。不思报国，岂忠也哉！忠则必报，不报非忠。君子有无祿而益君，无有祿而已者也。君临天下，谁不为臣？食土之毛，皆衔君德。昏衢迷于日月，君子知怀帝恩，故偃息山林，有能藩国，况荷君祿位，而无闻焉？报国之道有四：一曰贡贤，进得其才，君可端拱。二曰献猷，纳当其善，君可依行。三曰立功，功吾其庸，君可无患。四

曰兴利。殖致其厚，君可与足。贤者国之干，干可以立。猷者国之规，规可以执。功者国之将，将可以御。利者国之用。用可以给。是皆报国之道，惟其能而行之。各以其能而报于国，道斯广矣。《诗》云：无言不酬，无德不报。况忠臣之于国乎？凡人之闻一言一德，犹必报，君臣之义重恩重焉，如何忘也。

《尽忠章第十八》：天下尽忠，淳化行也；忠有所未尽，则淳化不行。君子尽忠，则尽其心；小人尽忠，则尽其力。君子可以尽谋，小人可以效命。尽力者，则止其身；尽心者，则洪于远。止身，则匹夫之事；洪远，则万物之利。故明王之理也，务在任贤，贤臣尽忠，则君德广矣。圣无独理，道无常师，古之明王，必求贤明，无不修德，贤臣则无不尽忠，忠则为君阐扬，君德由广大也。政教以之而美，君上立教，臣下所敷。礼乐以之而兴，君上制作，臣下所行。刑罚以之而清，君上恤刑，臣下所化。仁惠以之而布。四海之内，有太平音。君德既备，人怀始康，乐至而歌，自然之理也。嘉祥既成，告于上下，君臣之始于政，能著于群瑞，故其成功，可以告神明也。是故播于雅颂，传于无穷。德施于人，务格于神，而后行于乐，乐行，则何极之有？

## 忠 传

【国朝忠传】：文臣

子产，姓国，名侨，是郑国的大夫，郑简公时，子产做国相，专把礼义治国，爱养再姓，修明政事，做相一年，郑国小的每都不敢戏耍，老的每都得快活，犁地的僮子不侵了别人的界分。二年后，市面上买卖贵贱都不讲价，三年后，国中十分太平，百姓每夜重都不闭门，也没盗贼，路上有人

失落下的物，见的都不敢拾。四年后，农家的田器撇放在野地里，也没人敢偷拿去。做国相二十六年，国富兵强，晋楚大国都不敢来伐郑，百姓每爱他如父母。

宁武子，名俞，是卫成公的臣。那时有晋文公起兵伐曹国，问卫成公借路，卫成公不肯，晋文公别路上去伐了曹，却来伐卫。卫成公着人去楚国求救，晋文公将楚军杀败了，卫成公出去在陈国，宁武子根著。及卫成公归国，宁武子先归抚安国人。晋文公又将卫成公拘在周天子京城，宁武子又根著，尽心尽力，不怕劳苦，亲自备衣服饮食，进与成公。晋文公着医人来毒卫成公，宁武子将自己钱财与医人，不曾下毒药。以后周天子著卫成公还国，宁武子做上卿。

解扬，姓解，名扬。是晋景公的臣。那时楚庄王起军围了宋国，宋国教他的臣乐婴投晋国乞军来救。晋景公欲要救宋，先差解扬去宋国说：且不要降楚，我晋国都起兵来救你，解扬经过郑国，郑国拿住解扬，送与楚军中。楚庄王多将财宝买嘱解扬，教他对宋国说晋不来救你。解扬先不肯从，直至再三说。解扬恐怕被他杀了，传不得晋景公的言语，只得假应承著。及至到宋国城下，却依旧说宋人道，晋军都来救你，早晚便到。庄王见他这等说，大怒，要杀他。著人对他说：你已自许了我，如何又失信？解扬对说：人臣能守著人君的命令，死也不改移，这方是信。臣奉命出使，有死无二，便有财宝，动不得臣的心，臣先怕王杀了臣，传不得君命，所以许王，而今已自传了我晋君的命，便死也甘心。庄王见他尽忠饶了他。

季孙文子，名行，父是鲁国的臣，做鲁国三朝的卿相，

一心只是奉公，家里婢妾，不穿绢帛，所乘的马不吃谷粟，不收藏金玉，不私置甲兵。临终的日，家臣卖什物做葬具，众大夫人他家里看，都叹息他忠于鲁国。

蘧伯玉，名瑗，音院。是卫国的大夫。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夜里坐，听得阙门外车响，到阙门根前住了，过了阙门又还响。灵公便问夫人说：你料著这过的是谁？夫人说：这是蘧伯玉。灵公又问：你怎地知道是他？夫人说：我听得礼书上说：为人臣的，过君的门须下了车马，遇著君的鞍马，也须起身恭敬。自古来忠臣，不因白日里有人见时，才行这礼，也不因暗地里无人见时，慢了这礼。蘧伯玉是卫国的贤大夫，有仁心，有见识，平生敬上，这个人必然不肯黑夜里轻弃了礼法，我所以知道是他。灵公著人赶上去看，果然是蘧伯玉。

晏婴，表字平仲，东莱人，是齐景公的大夫，有德行，齐国的奸臣崔杼做右相，庆封做左相，这两个人要专权，怕众人不从他，杀牲对神道说誓。说您众人有不知俺两家同心的，著他便死。晏婴听得，仰望著天说：晏婴必不肯从你，若是忠君王，扶社稷的事，我便肯从。到底不肯依他说誓，庆封恼怒，要杀晏婴，崔杼说他是忠臣，不曾杀他，在后，崔杼庆封事败了，景公著晏婴做丞相，齐国大治。

斗辛，是楚昭王郢，音云。县的县官，在先，昭王的父平王，曾杀了斗辛的父，又杀了伍子胥的父兄。伍子胥走去吴国，劝吴王起军马入楚国报父兄的仇。昭王走到郢县，斗辛的弟斗怀要害昭王，对斗辛说道：已前平王杀了我父，我而今害他的子，有何不可？斗辛回说：人君杀了人臣，谁敢

做冤仇？假如一时害了人君，以后灭了宗族，也不是个孝子。你若敢犯这件罪，我决定杀了你。斗辛又恐怕兄弟真个无知，害了昭王，使著别的兄弟斗巢，送昭王再走入随国去。以后，吴军退了，昭王归国，斗辛受赏。

申包胥，是楚昭王的臣，那时伍子胥在吴，引兵伐楚，楚王战败出走，吴兵入楚国都。申包胥见本国危急，直走去秦国求救，立着秦的朝门哭了七日七夜不绝声。秦国君哀公召见他，申包胥启说：吴国强大，要并吞各国，才从楚起，今臣的楚王，失国在外，着臣来告急。哀公说：我知道了，你且歇息，待我商议。申包胥又说：臣的君王在野地里未归国，臣如何敢歇息，再立著庭前，倚墙大哭，日夜不住声，水不入口。哀公闻得感动，说楚君虽是无道，有一个臣这般忠义，如何可不救？因此出兵救楚，败了吴兵。楚昭王复位，着申包胥做上卿。

公仪休，是鲁国的相。遵守着法度，依顺着道理，教百官每都依着他正道行。但系吃俸禄的人，不许和百姓争利，那时有个旧朋友，送鱼与公仪休。公仪休不受，那朋友说：我知道丞相爱吃鱼，所以来送，怎地不受？公仪休说：我做国相，要鱼吃时，自把俸钱买吃，我今不受你的，再说敢送来与我？到底不肯受。公仪休又曾吃菜，滋味甚好，知道是自家种的，便把菜园里葵菜都拔了。又见家人织得布细，便赶了织布的妇人，烧了织机，说道：您自家种了好菜，又织了好布，着那农民妇女，将他的菜和布卖与谁？公仪休做人多似这般清俭有德行，古今称做贤人。

萧何，是沛县人，在县里做吏。汉高祖皇帝初起兵时，



用萧何总管军马钱粮的事，及至破了秦咸阳城，诸将官争去取金银财物，只有萧何独先取秦丞相御史府文书图册收藏了，后来高祖尽知道天下户口多少，地理险要去处，都因得这秦的图书。项羽着高祖去汉中做汉王，高祖怒。萧何启说：臣愿大王且到汉中，抚养百姓。选求贤人，先安定了巴蜀，却出来收三秦的地面，天下可取了。高祖去之国，着萧何做丞相，保举韩信做大将军，助高祖出兵，收了三秦，高祖会合诸侯攻项羽，留萧何守关中，辅太子，修城池宫殿，立社稷宗朝，置律令，治州县，转运粮草，供给军马，没一件欠缺，高祖领的军多有逃亡的，萧何在关中便发人来补了，又着他子孙兄弟少壮的都做军。高祖灭了项羽，即帝位，封萧何做酈才何切，又音赞候，食邑八千户，位次第一。众功臣都来争功，高祖说与众人道：你诸人独一身根我，多的不过两三人。萧何全家三四十人根着我，他守关中，辅佐我成帝业，功劳又大，务定着萧何位第一，子孙世世受封。

张良，表字子房，祖上是韩国的人。汉高祖皇帝初做沛公时，将数千人到下邳，张良归从了高祖，常把太公兵法说与高祖，高祖心喜，用他计策。张良将兵法说与别人，便都不省。张良知高祖有天命，因此上根着下去。及高祖引兵入咸阳，秦王子婴投拜了，高祖得了秦国，看见宫室、帷帐、狗马、宝玩、妇女甚多，心里要留在宫里住。樊哙谏高祖，不肯听。张良说：秦朝因为无道，所以沛公得这里，与天下的人除了害，正当俭素方好。如今才到秦国，便要快活，又和秦一般了，人说的忠言，虽是逆着耳，却成得事，便如苦味的药，虽是苦着口，却医得病。高祖听他说了，便领着军